

還鄉日記

許世英

現代散文新集

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印行

現 代 散 文 新 集

靳 以 編 輯

還 鄉 日 記

何 其 芳

上海復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目次

次	目
一一	我們的城堡
七三	鄉下
五七	縣城風光
四〇	街
二〇	嗚咽揚子江
一	我和散文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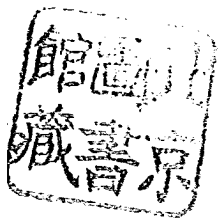
806483

假如十年以前有預言家勸我獻身文學，並斷言除了伏案寫文章而外，再沒有旁的工作於我更合適，更理想，我一定要大聲的非笑他。就在五年以前，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將浪費許多時間來寫出一些不長不短的文章，名之曰散文。

我的生活裏充滿了偶然。

我是怎樣寫起散文來的呢

我 和 散 文（代序）



最初引誘我走上寫作之路的是詩歌。我寫了許多年的詩，我寫了許多壞詩，直到大學三年級方突然發現自己的失敗，像一道小河流錯了方向，不能找到大海。

我在大學裏讀着哲學，又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為我當初只想到作為了解歐洲文化的基礎，必須明瞭西方哲學思想的來源和演變，不會顧及我自己的興趣。詩歌和故事和美妙的文章使我的腸胃變得嬌貴，我再也不願吞咽粗糙的食物，那些乾燥的紊亂的理論書籍。伊曼紐爾·康德是一個沒有趣味的人，他的書更沒有趣味。我們的教授說他一生足跡不出六十里，而且一生過着規律的生活像一座鐘，隣人們可以從他的散步，吃飯，工作，知道每天的時間。在印度哲學的班上，另一位勤懇的白髮教授講着勝論，數論，我

却望着教室的窗子外的陽光，不自禁的想像着熱帶的樹林，花草，奇異的蝴蝶，和巨大的象。

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和兩位同學常常往還。這在我是很應該提到的事。因為我的名字雖排在這有千餘人的學校的名冊裏，我的生活一直像一個遠離陸地的孤島，與人隔絕。而且這就是使我偶然寫起散文來的因子。在那兩位同學中，一個正句斟字酌的翻譯着阿左林，紀德等人的文章，他們雖不止是散文家，稱之為文體家大概是可以的。另一個同學也很勤勉，我去找他時他的案上往往翻着一本未讀完的書，或者舖着尙未落筆的白稿紙。於是我感到在我的孤獨，懶惰，和暗暗的荒唐之後，雖說既不能繼續寫詩又不能作旁的較巨大的工作，也應該像一個有自知之明的手工匠人坐下來安靜

的，用心的，慢慢的雕琢出一些小器皿了。於是我開始了不分行的抒寫。而且我們常常談論着這種渺小的工作，覺得在中國新文學的部門中，散文的生長不能說很荒蕪，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說理的，諷刺的，或者說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邊雜事的敘述和感傷的個人遭遇的告白。我願意以微薄的努力來證明每篇散文應該是一個純粹的獨立的創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說，也不是一首短詩的放大。

督促着我的是一個在北方出版的小型刊物。我前面提到的那第一位同學，也就是它的編輯人之一，常到我的寄宿舍裏來拿走我剛脫稿的文章，而且爲着在刊物的封面上多印一個題目顯得熱鬧些，我幾乎每期都湊上一篇。

然而不久刊物停了。我也從大學寄宿舍裏出去學習着新的功課了。

「一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

一個新的環境像一個獐笑的陷阱出現在我面前。我毫不遲疑的走進去。我第一次以自己的勞力換取麪包，我的驕傲告訴我在這人間我要找尋的不是幸福，正是苦難。

那是炎熱的八月天；我被安置在一間當西曬的小屋子裏；隔着一層薄的牆壁，那邊是電話，電鈴，和工友的住室。而且在鐵紗窗的角上，可怕的滿滿的爬着黑色的蒼蠅。我首先便和那些折磨着威脅着我的敵人，陽光，嘈雜聲，與

蒼蠅，開始了爭鬥。

一個比我先來的熱情的朋友第一天下午便引我出去游覽那周圍的風景：

一片接受着從都市流散出的污穢與腐臭的窪地。

窪地的盡頭，一道使人想像着海水，沙灘，和白帆的長堤出現在夕陽中。在它的身邊流着一條臭河。

當我們在隄上散步着，呼吸着不潔的空氣，那位朋友告訴我這片窪地裏從前停放着許多無力埋葬的苦人的棺材；常有野狗去扒開它，偷食着裏面的屍首；到了夏天，更常有附近的窮苦人坐在那裏，放一把茶壺在棺材上，一邊談天一邊喝茶。他又告訴我黃昏時候這條路上有許多結伴回家的從

工廠裏出來的小女孩，他常常觀察着她們，想像着許多悲慘的故事。

我們感到我們也就是被榨取勞力的工人，因為我們所寄身的地方，「與其說那是一個學校，不如說是一家出名的私人營業的現代化的工廠，因為那裏大批的製造着中學畢業生。」

在這種生活裏我再也不能繼續做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夢，而且安靜的用心的描畫它們。我沉默了。不過這沉默並不是完全由於爲過重的苦難所屈服，所抑制，乃是一種新的工作未開始以前的躊躇。

自然，時間被剝削到沒有寫作的餘裕也是事實。

在月夜，或者在只有星光的天空下，我常和那位朋友在一個闊大的空場上緩步着，談論着許多計劃，許多事情。然而我那時對於人間的不合理，仍

是帶着一種個人主義者的憤怒去非議。我企圖着，準備着開始一個較大的工作，寫一個長篇小說來作爲個人主義的辯護。我再也不想寫所謂散文。我感到只有寫長篇小說才能容納我對於各種問題的見解，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鬱結。

但因爲沒有閒暇，這計劃中的工作才做到十分之一便攔下了。在這一年中，我實在慚愧得很，只把過去那些短文章編成了一個薄薄的集子，就是『畫夢錄』。

關於畫夢錄和那篇代序

從『畫夢錄』中的首篇到末篇有着兩年多的時間上的距離，所以無論在寫法上或情調上，那些短文章並不一律，而且嚴格的說來，有許多篇不能算作散文。比如『墓』那篇得最早的一篇，是在讀了諱耶·德·里拉丹的幾篇小故事之後寫的，我寫的時候就不會想到散文這個名字。又比如『獨語』和『夢後』雖說沒有分行排列，顯然是我的詩歌寫作的繼續，因為它們過於緊湊而又缺乏散文中應有的聯絡。

『巖』才是我有意寫散文的起點。一件新的工作的開頭總是不順手的，所以我寫得很生硬，很晦澀。漸漸的我駕馭文字的能力增強了，我能夠平靜的親切的敘述我的故事，不像開頭那樣裝腔作勢，呼吸短促。然而剛才開始走入純熟之境我那本小書就完了。我實在寫得太少。

如前面所說，我的工作是在爲抒情的散文找出一個新的方向。我企圖以很少的文字製造出一種新的情調：有時敘述着一個可以引起許多想像的小故事，有時是一陣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動。正如以前我寫詩時一樣入迷，我追求着純粹的柔和，純粹的美麗。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費兩三天的苦心經營，幾乎其中每個字都經過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撫摩。所以當我在一篇評『畫夢錄』的文章裏讀到：「然而儘有人如蒙天助，得來全不費力。何其芳先生或許沒有經過艱巨的掙扎……」我不勝驚異。幸而還有一個「或許。」從此我才想到，除了幾位最親近的朋友而外，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遲鈍，如何枯窘。

我並不打算在這裏解釋過去的自己，尤其對於那些微妙的也就是纖

弱的情感，思想和感覺。因為現在我已有了這樣一種心境，不知應該說是荒涼還是壯健；雖有舊夢，不願重溫。在一年以前我已誠實的說「有時我厭棄我自己的精緻。」「因為這種精緻，」如上面提到的那篇評論文章裏所說，「當我們從壞處想，只是頹廢主義的一種變相。」那句議論很對，而且我覺得竟可以去掉那個條件子句。我雖不會像一個暴露病患者那樣誇示自己的頹廢，却也不缺乏一點自知之明，很早很早便感到自己是一個拘謹的頹廢者。

或者說一個書齋裏的悲觀論者。因為這種悲觀的來源不在於經歷了長長的波瀾起伏的人生（當你在那裏面浮沉並掙扎時是沒有閑暇來唱厭倦之歌的），而在於孤獨。孤獨，是的，是我那時唯一的伴侶。記得那時我偶

爾在什麼書上讀到一位匈牙利思想家的一則語錄，大意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使人無聊，一種自己無聊，前者是不可忍耐的庸俗之輩，後者却大半是思想家，藝術家，使我非常感動。彷彿我從此有了一個決心：

「甘願生活在最荒涼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點忠貞之心。」

對於誰呢，這忠貞之心？對於人生？對於人生我實在是充滿了熱情，充滿了渴望，因為孤獨的牆壁使我隔絕人世，我才「哭泣着它的寒冷。」

對於人生，現在我更要大聲的說，我實在是有所愛戀，有所憎惡，並不像在『畫夢錄』的代序中所說的：

「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

使我輕易的大膽的寫出那句話來的是驕傲。那時我在前面描寫過的那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裏，很久不會寫過文章了。一個夜半我突然重又提起筆來，感到非常悒鬱，簡直想給全世界的人一個白眼。我像寫詩一樣激動的草成了那篇驚心動魄同時也是語無倫次的對話。就在不遠的後面：

「我在車廂內各種不同的乘客的臉上得着一個回答：那些刻滿了厭倦與不幸的皺紋的臉，誰要靜靜的多望一會兒都將哭了起來或者發狂的。」

就是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對於人生的態度。因為對於人間的幸福和歡樂我很能夠以背相向，對於人間的不幸與苦痛我的驕傲却只有低下頭來變成了憤怒和同情的眼淚。最近一年我從流散着汗穢與腐臭的都市走到鄉下，曠野和清潔的空氣和鞭子一樣打在我身上的事實使我長得強壯起來，我再也不憂鬱的偏起頸子望着天空或者牆壁做夢。現在我最關心的是人間的事情。

關於還鄉雜記

我到了山東半島上的一個小縣裏。

離開了我的第二鄉土，北平，獨自到這個偏僻的遼遠的陌生地方來，我幾乎是帶着一種淒涼的被流放的心境，然而正如故事裏所說的奇遇，每個環境都有助於我的長成，在這裏我竟發現了我的精神上的新大陸。

從前我像一個衰落時期的王國，它的版圖日趨縮小。現在我又漸漸的闊大起來。

因為現在我不只是關心着自己。

因為看着無數的人都輾轉於飢寒死亡之中，我忘記了個人的哀樂。

鄉下的人們的生活是很苦的。我每天對着一些來自田間的誠實的青年熱情的談論，我不能不悲哀的想到橫在他們臉面前的未來：貧賤和無休

息的工作。同時我又想到居住在都市裏的人們，和很有力量可以作事情然而不作的人們：

「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

這兩句話像兩條鞭子，也就打在我自己的背上。在已經過逝了的那樣悠長的歲月裏，除了彷徨着，找尋着道路之外，我又作了一些什麼事情呢？就是現在，我也僅僅能慚愧的記起我那計劃中的長篇故事。但又已有點兒動搖：我不想扮演一個個人主義的辯護者，一個二十世紀的堂·吉訶德。

這時一位在南方編雜誌的朋友來信問我是否可以寫一點遊記之類

的文章。因為暑假中我曾回家一次。這使我突然有了一個很小的暫時的工
作計劃，想在上課改卷子之餘，用幾篇散漫的文章描畫出我的家鄉的一角
土地。

這就是『還鄉雜記』一個更偶然的結成的果實。

當我陸續寫着，陸續讀着它們的時候，我很驚訝。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我的情感粗起來了。它們和『畫夢錄』中的那些雕飾幻想的東西是多麼
不同呵。粗起來了也好，我接着對自己說，正不必把感情束得細細的像古代
美女的腰肢。於是我繼續寫下去。但這時我又發現對於家鄉我的知識竟也
可憐得很，最近這次十三天的停留也沒有獲得多少新的，真要描畫出那一
角土地的各方面不是我的能力所能達到。我只有抄寫過去的記憶。

抄寫我那些平平無奇的記憶是索然寡味的，不久我就喪失了開頭的熱心，我所以仍然要完成它，不是爲着快樂，是爲着履行對自己約定的允諾。

因此這件小工作竟累贅了我一年。一年是很長的，我那個長篇故事也在我心裏長得成熟了，我要讓那裏面的一位最強的反對自殺的人物終於投海自盡，因爲一個誠實的個人主義者只有用他自己的手，割斷他的生命，假若不放棄他的個人主義。

「活着終歸是可讚美的」

現在讓我重複一遍我開頭的話吧。假如十年以前有預言家勸我獻身

文學，並斷言除了伏案寫文章而外再沒有旁的工作於我更合適，更理想，我一定要大聲的非笑他。

十年以後呢？我同樣不能想像。

不過我一定要堅決的勇敢的活下去。活着終歸是可讚美的，因為可以工作。

六月六日深夜，萊陽。

嗚咽的揚子江

老是下着雨。我幾次路過漢口都遇着連綿的使人發愁的雨，因為都在夏季。但這次特別厭煩，我們已等了三天的川江直航船，聽了三天的雨。

在這單調的雨聲裏，一隻下流的，快樂的，帶金屬聲的歌曲忽然唱了起來，從對面廣東酒家的話匣子上飄到我們住着的旅館的樓上，使我起了一種摸弄着微腥的活魚似的感覺。我從側面的窗子望出去，一家銀行的建築物遮斷了我的視線。空氣是十分潮濕。對於這飽和着過多的水分的空氣，過慣了北方那種大陸氣候的人感到十分不舒服。而且，雖然下着雨，屋子裏還

是悶熱。於是我開了那放在地板上的小風扇。

我同行的孩子正在暗自埋怨着我們國家裏的交通吧。她是比我更渴切的想早回到家鄉，早晤見家中的人們的。

我們都忘記在平漢列車上受的罪了。一天上午，車突然在河南境內的一個小站前停住了，因為前面翻了一列煤車。一直停到黑夜襲來。那使稻穀變成黃金色的六月的太陽使旅客們無辜受了一整天炮烙之刑。三等車廂裏倒也安置有風扇，但大概是用來壯觀瞻或者作廣告的，開的時候很少，車一停便隨着關閉了。我的旅伴以一種孩子氣的不能忍耐來怨天尤人。我記起了一篇左勤科的諷刺小說，那是極刻薄的形容着帝俄時代的交通的。我向她重述了一遍。也是在車上，旅客們正眺望着窗外的風景，忽然發見列車

向後方倒開了；原來車掌被風刮去了帽子；倒開到一個樹林前，旅客們都下車去替他找尋那頂帽子，尋找了許久許久然後在一個樹枝上獲得了，然後大家上車繼續前進。感謝我們的國家，我最後笑着說，我們總比在那種情形中好得多了。結果我們也繼續前進了。只是到漢口時誤了八個鐘頭，特別快車成了特別慢車。但現在我不僅不藉那種天災人禍來攻擊鐵路交通，而且開始讚頌了，我說：

「二，你還記得你在車上的埋怨嗎？我早就說鐵路是我們國家裏最進步的交通，有一定的班期，有一定的時間，假若長江的船也和火車一樣，我們不是已快到家了嗎？」

我有一點兒反覆無常。

我在生氣，對旅館裏探問船期的人的報告生氣。他說今天有一隻民生公司的直航船，但不賣票，在上海開頭的前兩天便停止賣票了。因為有什麼考察團到四川去，船上擠滿了人。我忽然想起了「四川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這樣一句時髦話。倒霉的是「民族復興根據地」的人民們，我在心裏說，你們都走進那狹的籠裏去吧。

「我希望我們的家在外面。」我說出聲了。

我們終於在船上了，一隻又小又髒的船，然而從上海直航到重慶的船呀，所以也擠滿了人。好在先買有一張房艙票，於是看着我的妹妹安頓在一間已經住了三個帶孩子的女人的房間裏，讓她去聽那「哇啦哇啦」的上

海話，聞那人類特有的臭氣。然後到大餐間去。因為茶房說那裏有我的舖位。到了那裏，從旅客們的口中才知道那名叫 *saloon* 但既不寬大又不清潔的地方已是很多人的夜寢處了，而且要到晚間才用桌椅做床。旅客中一個瘦長的有高額骨的年青人和我攀談起來了，用他那帶江蘇口音的普通話急遽的，不很清晰的說了一會兒，說在這大餐間裏總比在甲板上好得多，不怕下雨。我望着他說話時嚙出嘴角的白色口沫，又轉眼望着那擠滿在甲板上的用木板做床的舖位和人，蹙一蹙眉頭便沉默了。

但接着他又把我介紹給他的同伴，一個紳士式的舉動文雅而且微微發胖的人。他說話緩慢，又是江北口音，我能完全了解。他們是同學，是兩位今年畢業的教育學士，遠遠的到貴陽民衆教育館去作事。他們問我時，我說出

我已離開了一年的學校的名字。

我們談到四川的交通，談到江蘇的學校情形，但談到我所從來的北方的現狀和學生運動我感到很難說話，含糊的說了幾句便又沉默了。

他們轉過身去和別人談話。我仍坐在餐桌前，但漸漸的人們的談話聲在我耳裏消失了意義了，我墜入了沉思。在北方這幾年，我把自已關閉在孤獨裏，於是對於世界上的事都感到淡漠，像屠格涅夫小說裏的一位人物，「我除了打噴嚏的時候從來不仰望藍天，」不過在我，「藍天」應該改爲現實生活。我幾乎要動手寫一部書來證明植物比較人類有更美麗更自由的生活。然而，依我在另一處的說法是「一片風濤把我送到這荒島上，」我到一個新的環境裏去了，與其說那是一個學校，不如說是一家出名的私人

營業的現代化的工廠，因為那裏大批的製造着中學畢業生。我每天望着那些遠遠的從廣東來的，從南京來的，從河南來的孩子，感到我是一個幫助欺騙的從犯。我是十分的热情又十分的冷淡。於是所謂學生運動來了，我們遂成了曖昧的「第三種人」。但果然沒有真正的第三種人的存在：當學生罷課後我們仍然隨着鐘聲到教室裏去對牆壁談話的時候，我們是奉命去以愚頑和可憐感動學生；當軍警也把我們的寄宿舍圍了兩天兩夜，連一封信都無法送出去的時候，我們又與學生同罪了。現在却有人問我北方的學生運動……

當我正因咀嚼着這些記憶而感到了微微的不愉快，一個壯健的年青人走到我面前來了：

「先生知道由重慶到成都的汽車情形嗎？是不是每天都有？」

「不很清楚。我已有好幾年沒有回家了。」

「我也有好幾年沒有回家了。」

從語音可以知道他是我的同鄉。從他的光頭和松黃色的軍褲可以知道他是一位軍人。後來他自己說他是一個少尉。

不知怎的又談到了交通：

「現在已算很有進步了。」他說。「已築成了很多很多的公路，而且重慶到成都的鐵路快要動工了。」

「我覺得還不成，先生。比如這天然的交通道路，這條長江，我們都還沒有能好好利用。」

「也很有進步。很有進步。我們知道在川河以國人經營的民生公司的船爲最好，在宜河以下，國家經營的招商局的船也整頓得很好了。假如我這次不是急於回到成都，我決不坐這破外國船。」

他說話時那種自信的態度使我想到了德國的或者蘇俄的青年。蘇俄的青年在西伯利亞的車廂裏勸人學哲學也應該到他們國家裏去學，不應該到德國去。而德國的青年則參加政府的焚書運動，高唱着保護德國婦女的歌。我不感到歡喜，也不感到悲哀，只是因爲自己的過早衰老，對於這種樂觀的態度有一點覺得遼遠而已。

「我並不是說我們國家裏沒有進步。什麼方面都已有了顯明的進步，只是太慢，太慢。就如說這長江裏的交通吧，至少應該做到每天有國家經

營的船往來，和火車一樣有一定的班期，一定的時間。」我停頓了一會兒。
「我這次在漢口等了四天的船。我僅有一月的時間，準備在來回的路途上費兩個禮拜，在家裏住兩個禮拜，但現在，恐怕只能在家裏住十天了。」

「我更只有兩個禮拜的假，而且還是從南京到成都。假若不續假，那只有在半途折回了。」

「總可以續假吧？」我沒有想到他比我更匆促。

「沒有辦法便只能續假了。」

他輕輕的嘆一口氣。我當時很奇怪從一個軍人的口中竟發出了這樣一聲微微帶着感傷的嘆息。

我們的談話完了，我轉過頭去望着那些三個兩個親密的談着話的人

們，他們從不同的地方來，帶着不同的口音，在很短促的時間裏便成爲熟識的朋友了，雖說幾天後到了陸地上仍然是漠不相關的路人。

我去看我的妹妹。她這時也只微蹙着眉頭，再沒有心緒說埋怨的話了。天氣十分的熱，旅客像貨物包裹一樣到處堆積着，想起那比較有秩序，比較清潔的三等車廂，簡直又要讚頌一番了。但我說着忍耐的話。我說早上一天船便有早到一天的希望，而且今晚船就開頭了。

我在一篇小故事裏會這樣寫：

『你以爲我在說故事嗎？在故事上我們說這太湊巧了。在人事上我們却說這太不湊巧了。』下面我再輕輕的加上一句，『一秒鐘內有多少可能』

呢？」

我親愛的朋友們，關於湊巧或不湊巧，我們下次再討論吧，這隻又髒又小的船在開頭後的第二晚上，在那該死的一秒鐘之內，輕輕的駛行到河中的沙堆上去了。擱淺了。早晨我從夢裏，或者說從那四把椅子做成的床裏醒來，才發見我們的船像一隻死了的蚱蜢被小學生用針釘在他的標本箱裏。我們在望不見人家的荒僻的長江中游，兩岸是青青的高大的蘆葦。據說大約在漢口到宜昌的路程的中點。

全船的人都咒罵着「領港。」但茶房們又說他是一位「第一流的老領港。」於是有一個茶房找出他出亂子的原因了，說他在漢口上船之前和他的太太吵了架。

我們爲絕望，煩燥，混亂，和太陽苦了整整兩天，然後在第三天上湊巧有一隻同公司的宜河船開到了，我們和着行李一齊轉過那隻船去，到了宜昌又換川河船。經過這幾次的勞頓後，我們反轉對什麼都不抱怨了，只是疲乏，疲乏，疲乏得像一床被拋擲又被踐踏過許多次的棉被。

然而在最後這隻比較寬大，清潔的川河船上睡了一夜無夢的覺醒來，清晨的江風，兩岸的青山，和快到家鄉的歡欣，使我們的精神又恢復了。

船駛到了西陵峽。

第一次入川的外省人都驚訝着山嶺的險峻。

那位瘦長的江蘇人沿途都翻着地圖，問着地名，有時還在一冊袖珍日記簿上寫一點什麼，這時凭在欄杆上，不住的歎息着。

「這真是偉大。偉大。」

招惹得我那位同鄉，那個少尉先生，微笑了：

「你過一會兒看見了巫峽又將怎樣讚美呢？」

「難道還要比這更高更險嗎？」

「難道還要我說你聽，那真是陡如削壁，山半腰是雲霧，雲霧上面還是山，我們不伸出頭去便望不見天空。」

無盡的山。單調的山。旅客們欣賞的驚訝的眼睛也漸漸的厭倦了。那個微微發胖的江蘇人把談話的題目轉到一件事務上，他以爲對於四川人那是一個有趣的談論資料。事情是一個嫁給四川人作太太的女人在成都寫了一兩篇遊記，發表在北平的一個刊物上，對四川說了一些壞話，於是首先

引起了南京報紙的攻擊，後來成都的報紙也響應起來了，害得那位太太又生氣又難過。總之從頭至尾都是十分無聊的事。然而他却提起了它，意思在聽取我和我那位同鄉的意見。

『對這件事我沒有留意，』我說。『我根本就沒有見到那什麼遊記，我平常不看那一類的刊物。至於在南京引起熱鬧的攻擊，我最近倒聽見一個人提到過，在我還算是一件新聞。』

『她說四川的雞蛋沒有雞蛋味，是真的嗎？』那個瘦長的教育學士笑着說。

『這點我倒還沒有發見，雖說在北方住了五六年，我只記得四川的雞蛋比北方的大一點。』我也笑了。

『四川和四川人並不是沒有短處。』我那年青的同鄉帶着堅決的口氣說，『但她一點也沒有說着。不必提她那些可笑的話，單分析她那種心理就可以發覺那是十分卑劣。她自以爲是一個有地位有聲望的女人，現在是到荒僻地方去吃苦，於是對環境有點兒不習慣便大發脾氣了。那簡直是向社會撒嬌。但可惜社會並不是一個女人的丈夫。所以我說，四川的雞蛋倒有雞蛋味，四川的水菓也有水菓味，不過中國這些名人學者却很可憐，就比如她吧，僅僅著過一部鳥兒花兒式的白話高中外國史，而且還把美國整個弄掉了，却到四川大學去作歷史系主任。』

『但她著過一篇關於中學生的文章，却引起了教育家們的注意，教育部因此通令減少初中的上課鐘點。』那個微微發胖的教育學士說。

『所以我說她是向社會撒嬌。』

我不能不在這裏向我的鄉土說一句抱歉的話，對於它我是很淡漠的。或者說幾乎忘記了。然而叫我批評我的鄉人，我並不是沒有話說，我覺得有一個大長處，也有一個大短處。對於闊大的天空和新鮮的氣息的嚮往，奔逐，我們無不勇敢而沉毅。至於短處我可用一件小事來說明。在從前沒有法院律師的時候，案件全由縣衙門處理，而打官司的仇敵們常同住在衙門附近的小店裏，彼此都有說有笑，有時還請吃館子，雖說剛在縣官面前，或者明天就在縣官面前彼此很惡毒的，很狡詐的想構成對方的死刑罪，善於辭令應酬似乎是四川人的天賦才能。但不幸我生來便缺乏了它，我不是在人面前沉默得那樣拙劣，被人誤會成冷淡驕傲，便是在生疏的人面前吐露出滔滔

的心腹話，被人竊笑。以此對於北方人的那種大陸性的樸質與真誠不能不感到十分可親，十分依戀了。我並不是說北方人絕對的誠實，比如北平的僕人很少替主人買東西不落錢的，（那在我們家鄉足以作為辭退的理由，）但他們欺騙的技術是那樣的拙劣，有如杜斯退益夫斯基的「誠實的賊」一樣可愛。不知什麼時候起我對於我的鄉人便不感到可親近，但現在，我面前的這位年青人說話這樣爽快，眼睛裏發出誠實的光輝，我不能不對他十分信任了。也許在這年青的一代人已沒有那種短處了吧。我的鄉土啊，我有一點兒渴望看見你了。

船駛到了巫峽。

又有許多欣賞家從艙裏跑到甲板上來了。

我第一次經過巫峽是在七八歲時，那便留給我一個荒涼的愁苦的記憶，我很想知道在山的那一面有沒有人家，是一個什麼所在，後來從學校裏得來的地理知識給我解答了。那是一個苦瘠的地方，饑餓的地方，沒有見過幸福之光的地方。然而也是有人類居住的地方。所以我這時對於旅行家的歡欣，用很冷酷的，帶着譏刺，甚至憤怒的眼光去注視，而且我對自己說，假若把他們丟棄在那被他們讚美不已的山上生活一天，他們一定會詛咒，哭泣，變成聰明一點了。

於是，從這狹隘的峻間的急流，我聽見了一隻嗚咽的歌，不平的歌，生存與死亡的歌，期待着自由與幸福的歌。

江子揚的咽鳴

這天晚上船停泊在巫山縣。

第二天下午四點鐘的時候便看見萬縣下面的塔了，我和妹妹早已收拾好行李，焦急的，不安的，說不清是歡喜還是難受的等待着船停。

我們從北平到萬縣一共走了十四天。

一九三六年九月念九日，蔡陽。

街

我淒涼的回到了我的鄉土。

我說淒涼，因為這個小縣城對我冷淡得猶如任何一個陌生地方。若不是靠着一位身在北方的朋友的好心，預先寫信告訴他家裏收留這個無所依歸的還鄉人，我進得到旅館裏去咀嚼着一夜的癡獨。我的家在離城五六十里的鄉下。由於山嶺的崎嶇險阻，那是一大半天的路程。從前到縣城裏來寄居的地方，一位孤獨的老姑母的幾間屋子，已賣給某家公司了，現在正拆毀着那些屋頂，那些牆壁，和那些半朽的木門。

什麼時候我也能拆毀掉我那些老舊的頹朽的童年記憶呢，即使並不能重新建築。

我已說不清我第一次從鄉下進城是在幾歲時候了，那是到親戚家去途中經過縣城。只有高大的城門給我一個深的印象。此外我倒記得清晰在河中搭白木船的情景，暗色的水慢慢流着，母親和我坐在轎子裏，叫人丟幾個青銅錢到河水裏去，不知是作爲鎮壓還是別的意思，總之，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很憂鬱。但這和縣城沒有關係。

我七八歲時，四川東部匪徒很多，或者說成爲匪徒的兵很多，在萬縣這素稱富足的一等縣裏更騷擾得人們不是躲避在寨子裏便逃往他方。我的家在搬到湖北去避難之前曾在縣城裏住過一些時候。那算是我第一次

過縣城生活我們借佃的屋子鄰近法國天主教的教堂，但那時沒有宏亮的鐘聲，也沒有讚美詩的歌詠聲，代替了虔誠的教徒們那裏駐紮着一個團部。那是一個很有名的團部，因為它所屬的兵士們領餉方式的奇特。據說那位團長規定有輪流領餉的辦法，每一連人到了他們的輪值便帶着武器，換上便服，到鄉間去綁票，而這禮拜耶和華和他的兒子的聖地便是他們公共的巢穴。在我們的樓上，偶爾我們聽見了受刑人的低抑的呻吟聲，或者數着銀元時的清脆的碰擊聲，總是嚇得靜默着，不敢說一句話，不敢沉重的放下脚步。

這便是第一次縣城生活留給我的記憶。

在湖北過了兩年流離的日子，由於故鄉匪患的稍稍平戢，我們回去了。

仍然住在縣城裏。縣城裏雖也時常發生搶劫等事，但在鄉下凡是僅足溫飽的人家便引起匪徒的注意，在縣城裏則因為戶口衆多，並且真有富裕的人，小康者反可以韜晦起來了。這回不是借個他人的屋子了，我們住在我祖父和一個商人共有的棕廠裏。說是棕廠，實際異於普通住家人戶者，不過屯放着許多大綱的棕毛包裹而已。而我便和那些愚笨的沈默的棕毛包裹一塊兒生活着。一個十歲左右的孩子並不知道沒有溫暖，沒有歡笑的日子是足以致病的，但我那時已似乎感到心靈上的營養不足了，像一根不見陽光的小草，我是那樣陰鬱，那樣委靡。

所以，在別的孩子們的面前，這個縣城也許是熱鬧，闊大，而且快樂的，對於我却顯得十分陰暗，十分湫隘，十分荒涼，沒有聲音顏色的荒涼。

當我正神往於那些記憶裏的荒涼黃昏已靜靜的流瀉過來像一條憂鬱的河，湮沒了這個縣城。我踟躕在一條街上。在我從船上下來，把行李寄放在我那個朋友的家裏後，還沒有休息到一小時便又走出來了，不是想買東西，也不是想去拜訪人，就簡單的爲着要看一看這個縣城，和這些街。我在北方那個大城裏，當黃昏，當深夜，往往喜歡獨自踟躕在那些長長的平直的大街上。我覺得它們是大都市的脈搏。我傾聽着它們的顫動。我又想像着白晝和夜裏走過這些街上的各種不同的人，而且選擇出幾個特殊的角色來構成一個悲哀的故事，慢慢的，我竟很感動於這種虛幻的情節了，我竟覺得自己便是那故事裏的一個人物了，於是歎息着世界上爲什麼充滿了不幸和苦痛。於是我的心胸裏彷彿充滿了對於人類的熱愛。

但現在，我踟躕在我故鄉裏一條狹小，多曲折，鋪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彷彿垂頭喪氣的走進了我的童年。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這是一個卑微無足道的故事。

我十五歲時進了縣裏的初級中學，即是說在四五年鄉居生活之後又來到了縣城裏。那時候人們對於學校教育仍抱有懷疑和輕視的態度，尤其是鄉下人，他們總相信這種混亂的沒有皇帝的時代不久便要過去，而還深深的留在他們記憶裏的科舉制度不久便要恢復起來，所以他們固執的關閉他們的子弟在家裏讀着經史，期待着幻想中的太平，所以從私塾到學校

在我並不是一件輕易達到的事。然而由於一位長輩親戚的援助和我自己的堅決，我終於帶着一種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歡欣，走進了新奇的第一次的社會生活。

學校的地址是從前縣考時的考棚。一條又寬又長的石板甬道的兩旁，立着有樓的寄宿舍和教室和幾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這便是我的新世界，照樣的陰暗，湫隘，荒涼，在這幾及兩百人的羣中我感到的仍是寂寞。一月後，一個更使人感到寂寞的事件展開在我這個新來者的面前。

那時學校裏已施行新學制了，但學生們的年齡有很大的差異，大概從十四五歲到二十四五歲吧。和我同宿舍的有兩三個已是成人的高班次的學生，他們對我倒是親善的，但終於因為我的幼小，他們似乎有一點忽視我。

的存在，許多應該秘密事情却並不完全在我面前藏匿。他們在做着一種活動。在和校外的人連絡着攻擊那時的校長，並且計議在他免職後擁出某一個人來。那時一個小軍閥駐紮在我們縣裏，縣裏的教育機關完全在他勢力之下，學校裏的校長都由他任免。似乎這些秘密的活動者不僅有過書面上的呈訴，而且還以學生代表的名義親自去見過他一次。於是那位常常兩手背在後面邁着方步的校長先生終於免職了。不過委派來繼任的並不是那擬定的人而是一個第三者。

我們縣裏除了中學還有一個師範學校。兩個學校出來的人們彼此傾軋，爭鬥，敵視得猶如兩個小政黨。這位新校長不幸是從那師範出來的，於是這種藉口，秘密攻擊前校長的人們和他的真正擁護者一致聯合起來挽

留他，而且發動了一個可怕的風潮。

已記不清是一天的上午還是下午了，新校長偕着縣長一塊兒到學校裏視事，當他們從那又寬又長的石板甬道上走過，走進了校長室所在的後院，兩旁寄宿舍裏暴風雨似的擁出了一羣武士，嚷着，罵着，又狂奔着，一直奔到後院去鬧了許久，最後那位可憐的校長交出了校印，在臉上和嘴唇上帶着血痕匆匆的逃出校門了。

我沒有去親自欣賞這幕武劇的頂點。我對於這意外的爆發實在有一點驚惶。我第一次看見人可以變成如此瘋狂，如此可怕。

這種可怕的瘋狂一直繼續到勝利以後。

武士們都大聲的嚷着，笑着，追逐着剛才的勇敢；他們圍着那位該死的

校長在一間屋裏，而且用啞鈴從玻璃窗擲進去。

接着是他遺留下的行李來替他受羣衆的懲罰了。箱子在羣衆的手中破碎猶如一顆板栗。打脫了頂的草帽高高的戴在芭蕉葉上。腰斬後的白綢衫懸在樹枝頭示衆。木板的大本史記漢書變成無數的白蝴蝶，飄飛在庭院裏又棲止在草地上。

以十五歲的孩子的心來接受這種事變，我那時雖沒有明顯的表示憤怒或憎惡，但越是感到人的不可親近，越是感到自己的孤立。對於成人，我是很早很早便帶着一種沉默的淡漠去觀察，測驗，而感不到可信任了。然而這到底是一葉嶄新的功課。

並且這一葉嶄新的功課還沒有完。

當黑夜開始的時候，學校被幾十個鎗尖都上好鎗刺的兵士包圍起來了。搜索的結果，僅有八九個新生還沒有逃走，於是被禁錮在一間小屋子裏過夜。守衛的兵士帶着譏諷的神氣嚇唬我們，說第二天要帶他們的軍長面前去審問，也許還要用鞭子抽打我們。我們到底是幾個孩子，在商量好明天的答語後，便擁擠的安靜的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下着大雨，一個年輕的旅長來訓誡了我們一陣，便把我們釋放了。我冒着雨跑到我那位老姑母家裏去，淋得幾乎成了一尾魚。

這便是第一次學校生活留給我的記憶。

柔和的黑夜已開始在街上移動。朦朧的街燈投下黃色的光輪。我到底

上哪兒去？我走過這條狹小多曲折，鋪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又走過一座橋，難道我要去拜訪我昔日的學校嗎？那早已拆毀了。那些衰老的建築物早已賣給某家銀行，而在別的地址建築起一個新的學校了。我再也不能看見那幾株高及瓦檐的孤零的梧桐。我再也不能走上那些半朽軋軋作響的木樓梯，穿着家裏縫好的總是過於寬大的藍布衫。現在我的面前又是一條不整潔的街。它是這小縣城的貧血的脈管，走過我身邊的都是一些垂頭喪氣，失掉了希望，而又仍得負擔着勞苦的人。

這是我的鄉土。

這是我的淒涼的鄉土。

對於我那些昔日的同學雖說，我剛才迴憶起了他們那次粗暴的發洩，我並不責備他們。假若我現在遇見了他們，在這街上，在這夜色中，我決定當作一種意外的快樂向他們伸出我的手去。我要重新去發現他們的美德。卽是當時的他們，留在我記憶中的也有一些是誠實的人。並且，我與其責備他們。毋甯責備那些病菌似的寄生在縣城裏的小教育家。那個常常兩手背在後面邁着方步的校長先生，聽說現在仍保守着縣教育家的地位，而他的一個同黨，後來也作過我們的校長的，則聽說已流落成一個無賴了。假若我現在遇見了他們，在街上，在這夜色中，我是不是也寬容的向他們伸出手去呢？不，對於他們我有一種無法抑制的嫌惡之感。雖說，我也應該補一句，我與其責備他們，毋甯責備社會。

這由人類組成的社會實在是一個陰暗的，污穢的，悲慘的地獄。我幾乎要寫一本書來證明其他動物都比人類有一種合理的生活。

理想，愛，品德，美，幸福，以及那些可以使我們悲哀時十分溫柔，快樂時流出眼淚的東西，都是在書籍中容易找到，而在真實的人間却比任何珍貴的物品還要希罕。那些悅耳的名字我在書籍中才第一次遇到。它們於我是那樣新鮮，那樣陌生，我只敢輕聲的說出它們的名字。真實的人間教給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東西。當我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已完全習慣了那些陰暗，冷酷，卑微，我以為那些是人類唯一的糧食，雖然覺得粗糲，苦澀，難於吞咽，我也帶着作爲一個人所必需的忍耐和勇敢，吞咽了很久很久。然而後來書籍給我開啓了一扇金色的幻想的門，從此我極力忘掉並且忽視這地上的真

實。我生活在書上的故事裏，我生活在自己的白日夢裏，我沉醉，留連於一個不存在的世界。然而既是夢便有一個醒覺時，而我又醒得太快。現在叫我相信什麼呢？我把我的希望寄放於不可知的人類的未來嗎？我能夠斷言未來的人類必有一種合理的幸福的生活，那時再沒有人需要翻開這些可憐的書籍，讀着這些無盡的誑語嗎？即使必有，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必需以愛，以熱情，以正直和寬大來酬報這人間的寒冷嗎？

對人，愛更是一種學習，一種極艱難的極易失敗的學習。

我重複着我自己的語言。

一切語言都不過是空洞的聲音。

我又踟躕在這第二條狹小，多曲折，鋪着高低不平的碎石子的街上。夜色和黑暗的思想使我感到自己的迷失。我現在到底在哪兒？這是我的鄉土？這不是我的鄉土？我必需找出一個媒介來證明我和這個縣城的關係。我必需找出一個認識的人。一輛洋車走過我的身邊。我說出一個我自己不知道它在哪個方向的地名，我坐了上去。

最後到了一座大門前。

這是一個小學，我有一個認識的人在裏面。但說不準在這暑假裏他已回到鄉下去了。

兩扇大木門關得十分嚴密。我起初輕輕的敲着門環，隨後用手重拍，隨後大聲叫喊。然後側耳傾聽：裏面是黑夜一樣寂靜。我想一個學校不會沒有

門房。我想也許有一個旁門，但問側邊的人家，都說沒有。

於是，像擊碎我所有的沈重的思想似的，我盡量使力的用拳頭槌打着門，並且盡量大聲的叫喊起來。

我摸出口袋裏的夜明錶：八點鐘。

十月十五日夜

縣城風光

瀕長江上游的縣邑都是依山爲城；在山麓像一隻巨大的脚伸入長流的江水之間，在那斜度減低的脚背上便置放着一圈石頭壘成的城垣，從江中仰望像臂椅。假若我們還沒有因飽壓了過去文士們對於山水的歌頌，變成純粹的風景欣賞家，那麼望着這些匍匐在自然巨人的脚背上的小城，我們會起一種愁苦的感覺，感到我們是渺小的生物，還沒有能用科學、文明和人力來征服自然。這些山城多半還保留着古代的簡陋。三年前，也是在還鄉的路程中，我於落日西斜時走進了那個夔府孤城，唐代苦吟詩人杜甫會寄

寓過兩年的地方，那些狹隘的青石街道，那些短牆低簷的人戶，和那種荒涼古舊，使我懷疑走入了中世紀。我無可奈何的買了幾把黃楊木梳。那種新月形的木梳是那山城裏唯一的名產，也使人懷想到長得垂地的，如雲的，古代女子的黑髮。

但溯巫峽而上，一直到了我的家鄉萬縣，我們却會歎一口氣，感到了一種視線和心境都被拓開了的空曠。兩岸的山謙遜的退讓出較多的平地。我們對於這種自然的優容，想到很可以人力來營建，來發展成一個大城市。也就是由於這，三十四年前外國人才要求開闢爲商埠，而在地圖上便有了一個紅色的錨形符號，在那些破舊的屋舍間便有了一座宣傳歐洲人的王道教堂，並且在十年前這個縣城和它的住民便承受了一次大不列顛帝國

的兵艦上的炮彈。

這個縣城在江的北岸。夾着一道山溪，我們可以借用兩個堂皇的名詞來說明，東邊是政治區域，西邊是商業區域。舊日的城垣僅只包圍着東邊那部分。江的南岸是一片更平曠的大壩，曾有人預計隨着這縣城的商業的發達，那裏會開闢成一個更繁榮的商場。不過這預言至今尚未靈驗，隔着浩蕩的大江，隔着勢欲吞食帆船的白色波濤，我們遙遙望見的仍僅是一小片零落的屋舍，附寄在那林木蔥蘢的蒼色的山麓下，像一些螞蟻爬在多毛的熊掌上。那是翠屏山。一個漂亮的名字，列爲縣志裏的十景之一。關於十景，當我在中學裏作萬縣風景記那個課題時，倒能逐一舉出，現在，恕我淡漠的說，早已忘記了。但從忘記中也有還能憶起的，翠屏山其一。此外在縣城西邊有一

個太白巖，相傳李白會在那裏結廬隱居過，但在那巖半腰上實際只有一些廟宇，僧尼並無任何證物可以說明它與那位飲酒發狂而且做詩的古人有過關係。當我在中學時，春秋旅行常常隨着同學們爬上那羊腸似的幾百級的石梯，最後在那香燭氤氳，幾乎使人窒息的廟宇中吃着學校發的三四個雞蛋糕，那時我雖不鄙薄名勝或風景，名勝或風景却也一點不使我感到快樂。巖脚下還有一個流杯池，那倒有碑為證，從那被搗印，被風日侵蝕而顯得有一點漫漶的石碑上，我們可以讀一篇黃庭堅手寫的題記，說他在什麼時候經過這裏，當時的郡守陪他遊讖是如何盡歡。碑前面是一塊大石板，刻着流杯的曲池。後來我在北平南海流水音看見了一個更大的曲池，才想到我家鄉的那個勝蹟大概是好事者所為，與古碑相映成趣而已。

現在讓我又忘掉它們吧。讓它們的名字埋在木板縣志裏再也無人去發掘吧。然而，十景之外，有一個成人們所不屑稱道的地方却是我總難忘懷的，它的名字是紅砂磧。

順江水東流而下，在離開了市廛不久但已聽不見市聲的時候，我們便發見一個長七里半寬三里的磧岸。鋪滿了各種顏色各種形狀的石子。白色的鵝卵。瑪瑙紅的珠子。翡翠綠的耳墜。以及其他無法比擬刻畫的琳瑯。這在
哪一個孩子的眼中不是一片驚心動魄的寶山呢，哪一個孩子路過這裏不曾用他小小的手指拾得了一些真純的無瑕的歡欣呢。而且他們要帶回家去珍藏着，作為夢的遺留，在他們灰色的暗澹的童年裏永遠發出美麗的光輝，好像是大地給與孩子們的唯一的恩物，雖說它們不過是冰冷的沉默的

小石子。

因為我的家在江的上游，孩子時候很少有機會經過這個積岸。就是那僅有的一二次，也由於大人們趕路程的匆促，不願等待，總是帶着悵悵之心離開了那片寶藏，其悲哀酸辛正如一個不幸的君王被強迫的拋棄了他的王國。我常以他日的歡快慰安自己，我想當我成年時一定要獨自跑到那裏去盡情的賞玩整整一天，或者兩天。

然而我這次回到家鄉並未去償還那幼年的心願。我不是怕我這帶異鄉塵土的成人的足會踏碎了那脆薄的夢，我不相信那璀璨莊嚴的奇境會因時間之流的磨洗而變成了一片荒涼。這回是由於我自己的匆促。匆促，唉，

這個不足作為理由的理由使我們錯過了喪失了，或者驅走了多少當前的快樂呢？我們為什麼這樣急忘的趕着這短短的路程，從灰色的寂寞伸向永遠靜默的黑暗的路程！

在縣城裏我只能有一天半的勾留，我的在鄉下的家更盼切的等待着。這是久旱的六月天氣。一個荒年的預感壓在居民們的心上。蕭條的市面向我訴說着商業的凋零。

我不能忍耐這一幅愁眉苦臉。對這縣城我雖沒有預先存着過高的期望，也曾準備刮目相看，因為已別了三年，而且據說它已從軍閥手中解脫了出來。然而，容我只談論一件細微的事情吧。關於我們這民族我常有一些思索許久仍無法解釋的疑惑，比如植物中有一種草卉名叫罌粟，當我們在田

野間看見那美麗的微笑着的紅紫色大花朵將發出這樣的讚歎呵，數十年來我們的國人竟有許多嗜食它的果汁而成了難於禁絕的癖好，而且那種吸食的方法，態度，……我除了佩服我們的國人深深瞭解所謂「酒要一口一口的喝」的「生活的藝術」而外再也無法描繪了。我不說這種癖好在我的家鄉是如何風行，總之我當孩子時候常常在一些長輩戚族的家中找到。他們是不問世事的隱逸，在撫摩燈盤上的小擺設時像古董收藏者，在精神充滿時又成了清談家。我的祖父是一個痛惡深絕的反對黨。我却在那時候便疑惑爲什麼他們與那直接損害他們的身體健康的仇敵相處得那樣親善。如今在統一的名義之下，我對自己說，這種蔓延的惡習也許已剷除殆盡或者至少已傾向衰歇了。然而在街上仍容易見到「藥膏店。」並且，當我

被人低聲告訴時我彷彿窺見了一個看不見的巨大而可怕的蜘蛛網，一種更劇烈的白色結晶性的藥粉，在科學上被稱爲海洛因的，竟傳到這小城市裏而且暗暗流行起來了。據說這種藥粉常常被一片小紙包着附貼在女人們繫襪帶的大腿間以散播到許多家庭裏去。但這些蜜蜂的腿是從什麼地方播取它們來的？爲什麼從前這山之國裏沒有這種舶來品現在却驟然流行起來？我只能以帶有冷漠的疑惑的目光注視着那張貼在許多高牆上的嚴厲的禁毒條例。

此外還有更使我感到迷惑而難於解釋的事，這些訴說着商業的凋零的小市民竟懷念十年前駐紮在這縣城裏的那個小軍閥了。那是一個很有名的小軍閥，伴着他的名字有一些荒唐的事實與傳說。

他到了這縣城不久便把那一圈石頭壘成的古城垣拆毀，以從人民的錢袋裏搜括來的金錢，以一些天知道從那兒來的冒牌工程師開始修着馬路，那些像毒蟒一樣吞噬了窮人們的家的馬路。那時候誰也不會夢想到世界上有公家估價收買的辦法。窮人們只有看着他們的窠被碾車踏過去，怨着命苦，而有錢的人們却以賄賂使工程師的圖紙上的路線拐一個彎，或者稍微斜一下，或者另覓一條新途徑，保全他們的家宅和祖墳，所以我們現在走着的是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馬路。若是坐在人力車上，我們便像一塊巨大的石頭，上坡時車夫弓着背慢慢的拉，下坡時他們的脚又像中了魔法一樣不能停留。

不過我記得那時富人們也一樣蹙着眉頭唉聲歎氣，因為，他們雖然可

以盡量享用施行賄賂的特權，賂賄要錢，完納馬路捐也要錢。那時的馬路捐是一種很重很重的徵斂。假若不是那樣重，恐怕在層層分肥之後不能剩餘一點錢來使馬路向前伸長一尺。

我提起這件事並不是責備那位現在已流落到川省偏僻處的軍閥，我是想說明他在當時的軍人中實在可算一個維新黨。他不僅到了什麼地方便拆城牆修馬路，而且還禮賢下士。凡是從省外回來的大學生，不管你不是真是真上過大學，只要穿着一身西服去見他，他便給一個秘書官銜。他先後的姨太太在十人以上，而秘書則恐怕在百人以上。除了另有要職的秘書，大概都無薪俸，只是可以隨便叫勤務兵用風雨燈到軍部去滿滿的盛一燈煤油。

他建築了一個公園一個圖書館來裝飾這小縣城。那圖書館驕傲的踞

蹲在一個很高很高的地方，去時要爬上數十級的使人流汗的石梯，因此冷得像一座古廟。

他是一個野心家。他設立一個政治訓練學校，想把他統治的區域「系統化」起來，就是說一切行政人員都用受過他訓練的人。他對那些未來的縣長，教育局長，或團練局長常常舉行「精神談話」，他說他第一步要統一四川，然後順長江而下，然後將勢力向江的南北一分，統一中國。這大概是他禮賢下士的原因。他喜歡人家穿西服，也就是提倡精神振作的意思。爲着使這縣城裏的各色人等都短裝起來，他曾施行過一種剪刀政策：叫警察們拿着剪刀站在十字街頭，遇見着長衫的便上前捉住，剪下那隨風飄颺的衣的前後幅。不知爲什麼這新政策難於澈底實行，總之曇花一現後便停止了。

然而，已很夠了，這些已很夠使當時的小市民們都蹙着眉頭唉聲歎氣了。自我有知以來，我家鄉的人們在我記憶中都帶着愁苦的臉，悲傷的歎息，不過那兩三年是他們負擔捐稅最重的時候，而且他們還有着一種心理上的負擔，對於那修馬路一類新設施的頑固的仇視。

現在爲什麼他們還對那時候懷念，帶着善意的懷念？

是的，那時候這小城市裏商業比較繁榮一點。然而更繁榮的是賭博和妓女。

我不能不用我自己的解釋了：人是可憐的動物，善忘的動物。當我們不滿意「現在」時往往懷想着「過去」，彷彿我們也曾有過一段好日子，雖說實際同樣壞，或者更壞。我們便這樣的活下去。而這便是人的歷史。

現在讓我們在這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馬路上再走一會兒吧，讓我們再賞玩一會兒這人間風景。頹舊的牆粉剝落的屋舍間有新築成的高樓；生意蕭條的商店裏陳列着從上海來的時貨；十幾年前在街頭流浪的孩子們現在已成了商人或手工人，但他們的孩子又流浪在街頭，照樣的營養不足，照樣的餓。爲着忍受「現在」這一份苦痛，我們是得把「過去」的苦痛忘記。好在我們能夠忘記。

十年前大不列顛帝國兵艦上的炮彈對這縣城所施行的燃燒和殺戮誰還常記在心裏呢，我記憶裏的那一段親自經歷也就有點兒模糊了。

讓我以這回憶來結束我們對這縣城的巡禮。

那是一個天氣很好的九月的下午，當我享受完了一個禮拜日的悠閒，回到學校裏去，剛剛踏上了校門外的台階，便聽見一陣連續的機關槍聲在河中響起來了。學校的校址臨近河岸。最近的交涉衝突我們也稍微知道一點。當我走進飯廳，晚餐已一桌一桌的擺好，突然震撼牆壁屋瓦的砲聲，怒吼起來了，我們都倉皇的從後門跑出去。在一個低窪的巖脚下我們躲避着。天空藍得那樣安靜，但不斷的霹靂從山谷反響到山谷。我們看着兵士搬運生鏽的大砲到河岸去，一會兒又看着他們搬運受傷的回來。我記不清一直蹲到什麼時候我們才回到學校去。但砲聲停止後這縣城還是在繼續着燃燒，巨大的紅色火焰在威脅着無言的天空。我們的學校却僅僅毀壞了幾個牆壁。那可怕的硫磺彈打在牆壁的石基上沒有能夠延燒到校內的樓房。

第二天我和同學們出去看了一條街的灰燼。我說不清那白種人的瘋狂行為在我們幼小的心上劃着怎樣巨大而深的創痕。

然而我們又看着一些新的建築物在那灰燼裏茁長起來，漸漸的誰也忘記了那一場巨燬，正如忘記一次偶然的火災一樣。由於消防設備不善，這縣城裏常有一些大小的火災發生，依據商人們的說法，這縣城是越燒越繁榮。至於那次死亡的人民呢，那更比不上被焚毀的屋舍引人注意了。人這種動物實在是太多太多，天然的天折與人爲的殺戮同樣永遠繼續者，永遠不足驚奇。

這縣城便是那有名的怒吼吧中國的取景地現在靜靜的立在特里查可夫所謂中國的伏爾加河的北岸。

十一月一日夜

鄉 下

現在我安適的坐在家裏了。我坐在庭前的籐椅上，對着天井裏一片青青的蘭葉，想起了我對於這個古宅的最初的記憶。那時我不過四五歲吧，也是坐在這庭前，兩個短手膀放在小木圈椅的兩臂上，只是浮動在眼前的是菊花的黃色。這古宅已有了百歲以上的年齡了，在靜靜的傾向頹圯，但如這鄉下的許多風習法則一樣，已開始動搖了，還要堅強的站立很多年。大概是我的祖父的祖父從一個親戚家把這坐宅買來的吧，在當時這也要算比較奢侈的建築物了，地上嵌着磚的圖案，有十個以上的天井。然而現在只覺有

一種陰冷，落寞，衰微的空氣而已。

那些臃腫的木樓梯可以通到那有蛛網的廢樓，我幼時是不敢獨自去攀登的，因為傳說在夜裏有人聽見過婦女的弓鞋在那樓梯上踏出孤寂的聲響。

現在我感到這坐宅實在建築得很古拙，佔據着很大的面積，却沒有多少舒服爽朗的房間。我最不滿意的是那些小得可憐的窗子。當我坐在一間充滿了陰影的屋子裏，看不見陽光和天空，我便主張把那窗子開大一點了，但我的弟弟告訴我，祖父說那個方向今年是不能動工的，因為不吉祥。我的祖父是博學多能的，在鄉間他以精於堪輿和醫治眼疾著名。他總診斷我這遺傳性的近視爲瞳仁放大，給我開着藥方，我會喝過多少次苦的藥汁呵。

但這倒是一個好譬喻：修改一個窗子也有着困難。

這陰暗低濕的古宅是適宜於疾病的生長的，我這次回來正逢着瘧疾的流行。關於瘧疾的來源鄉間有兩種說法，普通是由於飲食，尤其是吃多了鮮水果，而特別厲害的則由於邪鬼。我那剛讀滿初中二年級的弟弟便爲這流行病苦了許久，聽說曾吃了一些古怪的藥方，請了一次巫婆，並且還向人借來一隻據說可以壓邪的殉過葬的玉鐲在手腕上戴了幾天，但都無靈驗，結果還是幾粒金雞臘霜一類的瘧疾丸治好了。我很想嘲笑的問他學的生埋衛生放到哪兒去了，不過我又想，他雖然知道瘧疾的成因但並不是醫生，而且一個人在病中是願意以任何方法達到痊愈的。

至於預防也是很難的。每到黃昏，盛大的蚊子合唱隊便在這古宅裏游

行起來了。我還記得當孩子時候我是多麼喜歡用小手掌去打死那棲止在壁上的蚊子呵，而晚上在帳子裏，用那兩面是玻璃一面是圓門的燈去捕獲並燒死它們更使我感到快樂。誰知道在這些要吸我們的血而又哼着難聽的歌曲的蟲子中，更混雜着它們的更惡劣的族類，那翅上繪着褐色斑紋而且常常驕傲的翹起後脚的，圖謀在我們的血液裏投下一些瘡疾細菌呢。

隨着疾病流行在鄉間的是中醫。這不僅由於人們對中醫的信仰而且是一種事實上的必有的現象。當科學的醫藥設施還不能普及到鄉村時，患病的人除了乞靈於古老的醫術而外是別無辦法的。就是在縣城裏，也難於找出一個真正受過專門訓練的醫生，而那些冒牌的醫院同樣誤人。

鄉下的人們自然是頑固守舊的，但從時間上看，也可以說他們對於新的東西的侵入是慢慢的讓步。十幾年以前，私塾在鄉間還十分流行。因為他們相信縣城裏的學校不過是亂世的教育制度，那已經倒下的還要重新站起來。他們關閉男孩子在家中讀經書正如繼續替女孩子纏足一樣，為的恐怕昔日的一切忽然恢復，大膽的放了足的人，要受譏刺和苦痛。那時竟有好事者從川省銀幣的背面上的圖案推出一個讖言來了，他是多麼細心的數過那些圍繞着一個篆文「漢」字的小圓圈呵，說民國只有十八年的壽命。在那些到縣城里去進了學校的鄉下孩子中，有一二個染上了城市裏的不良嗜好，便誇大的在鄉間傳說起來了，若是賭錢便說一夜之間輸去了家裏財產的一半，作為阻止孩子們進學校的藉口。然而現在，民國十八年已過去

了很久了，那時相信着談論着那讖言的人們早已忘記它了，那時反對着學校教育的人們也讓孩子們進學校了。鄉村小學已代替了私塾。女孩子們也進學校了，雖說老人們還是懷疑着：女孩子進學校做什麼呢。但並不堅決的反對了，因為大家都這樣。他們所預期的永遠不來，而難於理解的風習和事實却繼續的在鄉間展開，他們不能不對這個時代這個世界感到十分迷惑了。但我們能笑他們嗎，從來沒有人仔細的向他們講解過這些事情，他們的知識限於過去的經驗。

在這裏我們可以見到每個問題的複雜性了。即使小學教育已普及到鄉村，小孩子們都進了學校，他們在家里想飯後吃水果還是要被阻止的，想在陰暗的屋子里修改一個窗子還是要遇到困難。

而且，即使鄉村的成人們也都有一點科學常識了，他們或他們的孩子害病時候仍是只有相信着中醫，喝着那些發霉的草木根葉的苦汁的，假若那時還是僅在幾個大都市里有着幾個外國人主持的醫院。

這鄉下的人們便生活在迷信和謠言中。

迷信在人類社會裏恐怕很難絕跡吧，我們許多行動，許多遵守的風習，法則何嘗都有着最後的合理的解釋呢，但我們毫不懷疑的生活着，服從着，甚至發見了一個反抗者大家都向他投擲石頭。

至於謠言在都市裏是生長得更多而且傳播得更快的，不過我們總只覺得鄉下的謠言可笑而已。

一天在晚餐的桌上，祖父提到聽說縣城裏在製造着很多的斗和秤，接着憤怒的而又神秘的吐出一句。

「誰知道要發生些什麼事情。」

父親是照例的嘆一口氣作爲答應。我抬起眼睛望一下坐在對面的弟弟，覺得我不能不替那些無辜的斗秤解釋幾句了。

「大概是政府要統一全國的衡量制度吧；我們這裏用的斗秤和規定的很不相同。」

但祖父的神氣並不以我這解答爲然，我只有停止了，一面吃着飯，一面思索着他對這件事感到憤怒和神秘的緣故。所謂法幣政策在這鄉間是爲一般人所不滿意的。他們只簡單的看見事實，白亮的銀幣沒有了，只剩下一

些難看的紙幣。現在遺產稅所得稅這些名詞又在他們心中作祟了。也許祖父猜想那些新製的斗秤與徵稅有關係吧，也許他以為政府怕人民不誠實的報出每年所收稻穀的多寡，要用斗來量了再徵稅吧，但秤又有什麼關係呢？

一個簡單的消息經過幾個人的轉述便會變成十分古怪的同時又有入故意的製造着謠言。在縣城裏我已隱約的聽到一種不安的揣測了，到了鄉間則更公開的成爲人們的政治閒談，主要意思是說省內舊日的軍人要聯合起來排斥外來的勢力。

一天我又聽到一個還算比較有智識的農人的談論了，他相信不久外省的軍隊便會被排斥出去，並說某一個失意的軍人已回省來了，我只能以

事實的真象來打斷他的高興，我說。

「那是不能成功的。」

「全省的軍隊合起來總打得過。向來外省的軍隊在川省是駐紮不久的。」

「現在和從前不同；他們既然進來了便不會出去的。」

我除了用這極簡單的話說明而外，還能向他說什麼呢？我能告訴他們所居住的省份現在已很榮幸的成了「民族復興的根據地」嗎？我能清楚的向他解釋這種狹隘的省界觀念是應該以國家觀念來代替，而對於外省的軍隊不應該歧視嗎？民族，國家，這些名詞在鄉下的人們聽來是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意義的。他們無法想像四川有多少萬縣，大中國又有多少四川。

大，更無法了解它們間的關係，所以外省人和外國人在他們心中都不過是從遠處來的人而已。

我不能不思索他們歧視外來勢力的根本原因了。也許由於許多新設施吧。官府辦理任何新設施時向來是不要求人民的了解的，即是說不向人民解釋便強制執行的，所以甚至於有利人民的設施也被他們仇視，誤解，比如測量土地便以爲要沒收遺產了，調查戶口便以爲要抽壯丁去當兵了。

又比如最近實行的保甲訓練也爲農民所不歡迎。聽說起初每早晨都要去操練，後來因影響到田間工作，又改爲七天一次了，但去一次便是大半天。當他們勞苦終年還不能得着溫飽時，如何能對軍事知識發生興趣呢？那些「立正」「稍息」的訓練並不能使他們的田裏多產出一升稻米，徒然

佔去了他們的工作時間。

農民的生活是很苦的。

在這鄉下，與北方的情形不同，自耕農是很少很少的。以農業爲生的人多半是佃農。當他願意耕種某田主的土地時便寫一紙契約爲憑，並拿出若干現錢作「押頭」，於是便帶着他一家人到附屬於那份土地的茅舍中去居住了。假若那份土地大，便自己僱長工，假若僅幾畝田便只靠全家人操作，夙興夜寐，春耕夏耘，到了秋收時候，按照契約上規定的數目繳納稻穀於田主，以其剩餘爲全家的衣食。據說古昔的風俗是田主與佃農平分地之所出，但現在即是在豐年，至多可以剩餘三分之一而已。逢着荒年，則請田主到田

畝間去巡視，按照災情的輕重減少租穀。

大一點的佃農的生活或許尚覺寬裕。那些耕種着幾畝地的，感謝土地能產生出許多種糧食，往往在米飯裏夾雜着菜蔬，番薯，豆類，纔得一飽。

在這羣山起伏之間，高高下下都是水田，以稻米爲主要產物。較平坦地方的田畝是較肥沃的，山坡上的則又瘠瘠又最怕乾旱，六七月間連着幾天不下雨便使它的耕種者蹙眉歎氣。辛勤的農人們便在這較肥沃的或較瘠的土地裏像螞蟻一樣工作着，生活着，並繁殖着子孫。一個農人的孩子將永遠是農人，除了他改換他的職業，而幸運又幫助他。

至於田主呢，重大的工作便是收着租穀，完納糧稅而已。「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田主們又以納稅的剩餘生活着。他們一生的目的僅在積多一

點錢，添置一些田地，作為遺產傳給子孫。

大的田主在這縣裏是很少很少的。中等人家若多有幾個孩子，分居之後便淪落成農民一樣貧窮了，而這些在優閒舒服的環境中長起來的人，又多半不能如農民一樣辛勤，最後便只有出售那幾畝祖業了。

農民和田主階級的人從體格上便分辨得出，田主們不是肺病患者似的瘦弱，便白胖得如禁閉了幾年的囚人，而那些壯年的農人却是多麼強健呵，站在田野間就彷彿是一些出自名手的雕像。但那些弓一樣張着的有力的胳膊將為土地的吝嗇而鬆弛，而萎縮；那些黃銅的肩背將為過重的歲月與不幸的負載而變成僵僵；最後那些誠實的堅忍的頭將枕着永遠的休息，寧靜，黑暗而睡在墳墓裏。

一天下午，烈火似的夏日的太陽已向西斜墜，我和弟弟和妹妹們從這坐宅裏動身走向那一里外的「我們的城堡」，那會關閉過我們的童年的高蹺在山上的寨子。道路上鋪着的是炎熱，沒有一絲微風。我們走到一個古寺側的石橋上，從那竹林的蔭影和那靜止的綠水也得不着一點涼意。在平坦的地方的田畝里，由於淤泥的深厚或將塘堰裏的積水的救助，那些高高的稻莖還是帶着豐滿的穀粒站着，等待黃金色的成熟。但山坡上的田畝裏的稻莖却已垂倒了頭兒，那些未長成的穀粒已變成了白色的空殼。有些禾穗甚至枯焦得像被火燒過一樣。

已經有很久沒有下雨了。今年這山之國裏又遇着了旱災。當農業上還

是繼續用着古老的稼穡方法時，天然的災害是無法避免的。在這鄉下，人們却同時以兩種迷信的舉動期望着雨的降落：一方面市集上禁止屠宰，想以不殺生去感動或者討好上天；一方面舉行着驅逐旱魃的游行示威。人們都相信有一種滿身長着白毛，棲息在山林間，能阻止着雨的降落的旱魃。讀過書的人說書上有，農人們則傳說有人在樹枝上看見過，總之無人懷疑它的存在。於是大家携着打鳥的土槍，結隊成羣的穿過那些茂盛的山林，吆喝着，鳴着槍，去驅逐那幻想裏的東西，便算盡了人力了。然而還是不下雨。

塘堰都放乾了；溪裏露着發渴的白石。

當我們快走到寨子的腳下時，看見田畝裏已有幾個農夫農婦在割着早熟的稻禾了。穗上的穀粒已白了一多半，他們仍得默默的彎着腰，流着汗，

用手與鐵刀去收穫那些他們用辛苦培養起來結果却是欺騙的稻禾。我們和他們交換了幾句簡單的話。當我默默的爬着那座小山的時候，清晰的想起了「創世記」上耶和華臨着驅逐亞當出樂園的時候給他的詛咒；

你必終身勞苦纔能從地裏得吃的。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纔得餬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本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這幾句話是如何簡單有力的描寫出人的一生呵。然而我們應該把這詛咒擲回去，擲向那該死的人工捏造的耶和華，擲向一切教我們含辛茹苦，忍受

終身，至死不發出怨言的宗教。如果人類想在地上有一座樂園，必定得用自己的手來建造。如果人類曾經失去了一座樂園，必定是用自己的手搗毀的。然而我在我自己的思想裏遲疑：如果有一座建築在死屍上的樂園，是不是願意進去帶血的手所建築起來的是不是樂園而不帶血的手又能否建築成任何一個東西？

黃昏來了，我覺得地球上沒有一點聲音。

十一月二十五日

我們的城堡

站在我們坐宅的門外便可以望見一個突起在叢林間的石築的城堡。它本來踞踞在一座小山上，或者說一片大的巖石上，但遠遠看去，竟像是那蒼鬱的林木的蒼翠把它高高舉到天空中了。

像一個方形的灰白色的樓閣矗立在天空中。但這是它的側面。它的身體實際是狹小而長的；在它下面幾百步之外，在那巖邊一條石板路可以通到縣城；曾經有多少人在那路上走過呵，而那些過路人抬頭看見這城堡往往喜歡把它比作一隻汽船，但比他們見過的那些能駛行到川河裏的汽船。

這城堡是稍長稍大的。在它裏面可以住着六家人戶。

它是由我們祖父一輩很親的六房人合力建築的。在二十年以前我們家鄉開始遭受着匪徒的騷擾，避難者便上洞上寨。所謂洞是藉着巖半腰的自然空穴，築一道城牆以防禦，雖據有天險但很怕長期的圍攻，因為糧食與水的來源既完全斷絕，而當殘酷的敵人應用燻老鼠的方法時又是很難忍受的，寨則大小總是一座城了。但那些大寨子裏居住着數十人家，不僅很難齊心合力，而且甚至有了匪徒來攻，作內應者的事了。所以我們很親的六房人便築了這樣一個小城堡。

這城堡實在是很狹小的，每家不過有着四間屋子，後面臨巖，前面便對着城牆。屋子與城牆之間的幾步寬的過道是這城堡中的唯一的街。

我會先後在它裏面關閉了五六年。

冰冷的石頭；小的窗戶；寂寞的悠長的歲月。

但我還多麼清楚的記得那些歲月，那些瑣碎不足道的事，故，那我曾在它上面跑過無數次的城牆，那水池，和那包着厚鐵皮的審門。我還能一字不差的背誦出那刻在門內一邊石壁上的銘記的開頭兩三行：

蒲池岡陵惟茲山最險，由山麓以至絕頂，臨下而俯視，絕壑萬仞，渺莫測其所窮……

在後面「撰并書」之上刻着我一位叔父的名字，最後一行是記載着

時間，民國六年某月某日。我那位叔父在家族間是以善寫字和讀書讀到文理通順著稱的，從前祖父每次提到他便慨歎着科舉的廢止。然而我那些差不多都是談清家兼批評家的舅舅却喜歡當着我的面談論他，譏笑他，挑他的錯，成爲一種樂事。現在我要說明的是審子後面雖臨着絕巖不過四五丈高，前面不過斜斜的數十級石梯伸到寨門，「絕壑萬仞」一類的話實在有點兒誇大而已。

人的記憶是古怪的。它像一個稀疏的網，有時網着的不過是一些水珠。我再也不想不起移居到這新落成的城堡的第一天是在什麼季節，並給我一些什麼印象了，關於這城堡我最早的記憶是石匠們的鑿子聲，工人們的打號聲，和高高的用樹木紮成的樓架。

排付日一，七，九三九一

版初日一，八，九三九一

分五角三册每

¥5.00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No. 509

82
212214

210094